

律

用人策

蓋聞三代以上之人才君制之三代以下之人才天制之何則自虞廷建官至周大備當是時群天下之俊秀而廸之以德行道藝而其間才能之異或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工虞則使之終身久于其職以畢展其猷爲而其不逮者則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夫是以能鼓舞翕受以秦師師之績故曰君制之漢時選辟並行猶遵斯軌隋唐而降古先王養士取士之典蕩然漸盡徒以其權聽諸典銓者之進退激揚世第見一時所稱豪特竒崛之材多



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爲者抑不知非由後之法教之叙之如古盛時者然特天所產豪特竒崛之材不終絕于時于是乎稍稍出也故曰天制之今縱未能大復古然庠序成均具在謂宜聚博士弟子及諸以恩叙入仕者悉肄之學宮略倣鄉三物遺意日夕訓習之其不率者禁弗入試弗謁選如是則其源清矣下至椽史之屬亦必察其質行端敏者而始辟之在官又必積有年勞遴其潔已奉法者而始榮以一命如是則其源亦清矣迨其服官也則又悉本六計周典以廉爲衡準而特

黜陟之若此者廣搜攬以勵天下于功名精考核以懲天下之倖濫搜攬廣而野無留良矣考核精而官方澄肅矣至于優擢需次猶之儲才若選途壅滯則實亦非計易曰利用爲大作元吉言筮仕者貴及其鋒而用之也望伺久而其精已銷亡矣至是而始任使之其害不可悉數愚有策于此請集天下之選士而盡試之以事在內者分隸諸部寺在外者分隸諸藩臬內官自郎屬以下外官自郡佐以下遇有闕員輒使之攝其職而察其能否其有殊勞異績亟疏于朝超資而授之其次循資而授之又其次罷歸

弗錄在銓法則無增官之擾而于衡材實有展采之庸蓋
卽近時觀政歷事之成模及唐藩府自擇叅佐遺制也或
亦寓疏通于澄叙之一得乎

理財策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之籌國計者曰如是而兵可簡
如是而餉可節如是而鹽筴可釐錢法可裕屯田可興開
墾可廣爲此言者非迂則誕何則度支告匱久矣公卿大
夫仰屋而咨不餘力矣然而豐豫未臻也草野何知勦陳
言侈石畫卽使言析秋毫夫亦奚裨無已請誦素所熟習
于孔子孟子者臆言之聞之子輿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疏之者謂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噫盡之矣而
又連類及于仁賢禮義意者用人爲理財要務秉禮揆義

爲制節善道乎孔子三陳九經垂百王大法其制國用詳矣于親親而尊其祿位也則有費于大臣而官盛也則有費于勸士而重祿也則又費于百工而稱餼廩也則又費于柔遠而矜嘉于諸侯而厚往而興舉廢絕也則又費若是乎出之不貲也至核其所以入之惟曰薄歛何其予之豐而取之嗇也意者敬身貴德爲節慎大經重農恤下爲豐阜本計乎稽古周官九式均節必掌于道揆之大臣而又必本六典八則八法之禮以施九貢九賦九功之法蓋猶之此意也誠使廟堂之上慎乃儉德寡欲清心嘉與黎元輕徭薄賦凡自宮中服御器用以逮軍國百需悉委之大司農會計出納惟所約制又必優以事權略如周宰漢相雖在貴近戒弗踰越庶幾通融綜畫以漸復古者餘三餘九之規至其他鹽筴錢法屯田開墾諸大計凡可以代田賦而弛民力者則亦慎選廉惠知大體有心計重臣審勢利導之務先博散其利于下而後徐筦其權于上在易損上益下曰益久遠宏綱殆不越此舍是不圖則必有無藝之征匪正之供其始也小益于上而重損于下其旣也萬損于下而一無益于上何則彼所損者非他卽左藏之

源泉玉食之元命也其亦慎之哉

士習民風策

人主之所恃于天下者在乎天下之人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今天下士軌而民囂法已極于無可加而禮亦窮于無所用然且滔凌不止長此安窮矣夫士民者盡乎天下之人之辭也誠如是則是胥天下而無一之可與爲善也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必大有以蒸變之而非可僅恃夫黜革董率之威與鄉約比閭之具文已也譬之治病急則先標曷亦稍遶士之敦行者恂恂奉法者民之姍姍者孝弟力田目不識公府者尊顯一二以風勵之可乎夫善

惡之勢如寒暑然此長則彼消是或一道也乃若其本則挽士習者莫急于重師儒維民風者莫重乎慎守令曷言之古之立師蓋必以屬之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經術倦于仕而不敢煩以政者既重寄其權而又優以不臣之禮而其所以爲教則不出乎六德六行六藝之燾是故趨向端而風聲一而士之從善也輕古者郡守尊媿九卿即官出宰百里舉一方教養之任委諸材且賢者聽其日進斯民而迪之以六禮七教于以節性而坊淫而無復繁文苛禮以迫束牽制其經猷是故條章肅而勸戒親而民之去

惡也易今師儒猥甚矣守令掣肘甚矣以曩古明倫章教佐天子宣猷敷化之官至使承事奔走于數十大吏之庭苟旦夕幸無罪遷徙去足矣又何暇語風教之任乎今卽使驟而優尊之而亦必有所不可何則勢不行也誠如是將何以廣厲學宮而弘獎善俗耶夫矯積輕者必持之以觴重請倣宋宰執守郡及侍從請祠祿故事繼自今自閣部大臣以迄院寺長貳諸凡才德懋著以禮去位者引年者特命以爲一郡守又或命以爲郡學師俱以原銜領之假以便宜優游坐鎮以釐舉庶富教之大綱而興起一方

菁莪之化其要在於崇禮教勵惇修厚生而正德而弗重
煩以吏事又俾擇置所屬令長若學職咸聽採錄名賢毋
或限以格例而又令時表其異等者擢以不次督撫而下
戒勿侵焉如是則師儒與守令咸重卽其他由恒資除授
不必盡自耆德寄祿者亦必咸知自重于以登進淳風挽
囂凌而納之軌物其轉移化導之機寬微而敏是又一道
也乃若其本則又在正朝廷以正百官始

汰兵節餉策

今天下兵制詳矣然諸郡國材官騎士似所以區畫之者
未盡善也夫旣已糜億萬金錢以參養之迨有事輒又呼
禁旅是重困也且人孰不曰兵以衛民衛盛而民安今綜
其實殊不然增一兵則益一餉十夫之田而不償也又師
徒徵發之需視正賦倍蓰鬻妻子如恐後矣顧猶可解曰
彼固出死力捍護我卽剥膚及髓甘之然且綠林之猖恣
不敢一矢加遺殺越人于貨焚屠剽悍自如也顧亦猶可
解曰賊雄而兵懦彼固畏死耳乃賊去則又蜂擁至矣其

殘虐尤厲于賊于是有甘忍屠掠而噤弗鳴籲者輒又加之大逆曰柰何弗請兵是爲賊黨從而孥僇之甚且獻其馘以爲功此其勢固不盡驅民于盜不止矣愚竊以爲今藩省諸要害之不可撤備也固也至如內地草澤竊發一廉幹郡佐足任之所在將士星羅碁布何爲者耶謂宜一切罷去聽民自爲守然勢重難亟返姑且汰冗旅以省饋儲抑亦中策也雖然要亦難言之何則債帥之爲利于虛伍也督鎮雖至綜密亦必不及察大約隸籍者十人點操者六七人而止汰之而伍且益虛率有徵調奚所給之患一况彼其鮮衣飽食久矣一旦絕其餼糧必忿而思逞小者譁大者亂亦事之不可知者患二卽不然其能屈首隴畝歟衣食于工賈歟夫其驕悍成習以禦盜則瑕以從盜則猶之驍勇兵倚盜爲窟盜藉兵深悉我虛實勢且益張其害且不測患三此老成持重之士所爲蒿目而籌鯁鯁過計者也然則將遂已乎曰烏可已也在得其人而整理之耳誠委部院重臣悉民情知兵事者精白一心冒勞怨而覈其實虛伍汰則軍容彌振何慮寡備簡率乘以宣國威孰敢譁且亂卒簡而銳因之選將閱士申明紀律壁壘

旌旗一變賊鼠竄不暇何害之足虞由是而民可稍蘇于盜又稍弛于餉卽有小警亦不至頻煩禁旅故日中策若夫政平訟理嘉與斯民休養生息使各愛護其鄉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此又息兵弭盜之本賢有司之責也

五郡穀粟羸乏說

今天下穀粟近則宜興溧陽之粳米遠則江廣淮南河北之粳米麥豆軸輓相啣集于閭關者歲不下千萬石然受其委輸者僅僅蘓松杭嘉湖五郡而已則是以五郡之人歲食天下千萬石之穀粟而不見其有餘也其所以缺食至斯者由田功之未盡也田功之所以未盡者由水利之廢壞也宋范文正公疏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曩吳越未納土時蘓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宣水患于時

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慢農政而不脩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民困國貧固其所也近時毛節水利書云錢氏有國趙宋南渡全籍蘓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克軍國之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逮元古法漸廢水旱相仍歲課不入云二公之言簡而盡矣夫古今同此天時在古百年一災在今荒稔疊見亦同此地利在古自食其田而不匱在今受天下千萬石之

委輸而僅給人力其可忽乎人力舉而五郡之田歲益且千萬石人力弛而五郡之田歲損亦千萬石柰之何弗思也誠循錢宋故制不恤勞費大治圩塘大濬太湖入海水道庶其可恃賴乎或曰子言出于平歲可耳今大浸稽天矣三吳饑民嗷嗷就死矣爲此言者何異于苦熱而始掘泉畏寒而始蚕織乎曰不然此固百世永賴之利也而亦卽目前濟急之方所謂上下兩益而本標兼治者也何以言之昔者海忠介公撫吳嘗請疏治吳淞江其畧曰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水利不修潮泥日積

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滄沒禾畝臣按行故道量
得淤塞當濬地長一萬四千三百餘丈原江面濶三十丈
議開十五丈今二麥未播饑民動以千百告賑臣已計將
積年導河夫銀及贓罰倉儲并鄉紳賑穀率此告賑饑民
按工給與銀穀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
又曰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蘓松常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
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彼處饑民亦聽
上工就食吳淞江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
需而荒歉可濟觀此疏非所謂百世永賴之利卽目前濟

急之方乎非所謂上下兩益而本標兼治者乎誠倣此意
選強幹廉能吏按行諸郡與紳士耆老博聞練達熟悉水
道利害者講求精當履畝閱視何圍岍宜築何塘浦宜浚
何江湖宜開何閘竇宜設孰爲急務孰爲緩圖人工幾何
夫價幾何確有成畫尅日糾工不過費少府金錢數十萬
而積久廢墜之法可興億萬垂斃之民可活亂萌不作邦
本無虞自是污潦盡成沃土蕪蕪化爲膏腴輸納爭先戶
口繁息其爲惠賴悠遠無疆卽以利言孰大于此何則以
區區數郡土田歲增穀粟千萬石而其民有不富且庶者

遼山集 卷四
乎既富且庶尚有逋糧欠納煩有司之敲朴督促夜以繼日勞擾不休息者乎要其所以致此者數十萬金錢而已惜此不爲無計甚矣民亾盜起戶絕田荒雖有知者亦無以策其後矣

救荒治標說

或曰脩荒在預固已然何容易有如儲積蕭然又值司農告匱蠲賑無多億萬饑民不轉于溝壑則去爲寇盜矣急則治標亦有權宜以處此乎曰景泰中山東諸省荒令所在有力罪犯納米賑濟免罪自六十石以下有差其法可行也或曰否今之狂狷有力者大率耗其家于獄案未成而貲財毀盡矣安所得有力者曰嘉靖中諭積糧之家尙義輸賑出穀自二十石至五十石銀自二十兩至五十兩給冠帶授散官自正九品至正七品有差俱免雜泛差徭

滿五百石五百兩者旌門出糶粟麥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者給冠帶千石者旌門其法可行也或曰否以官吏之耽耽于富室也義名著而患害作矣歲稍平誅求百出矣以虛榮易實禍誰則甘之曰仁人君子爲善于鄉如眉山蘇杲賣田以賑隣里鄉黨其事可行也或曰否彼尚義者得旌于朝然且有後患况陰行善乎小者借他事困挫勒索之大者誣以結衆倡亂矣曰誠如是則易易也但使犯在官者不耗其家于獄尚義者免于誅求戕虐爲善于鄉者不遭困辱酷陷而舊政可舉矣當事者不費一錢不煩

一籌而民亦少蘇矣何難而不爲或人默然已而曰迂曰然則子意云何或曰爲政而至于治標必相其時衆所趨赴易于招徠者順流利導之庶足以集事今天下獨太學府縣學進身一路差可鼓舞耳誠減輸納之額以風動之令生童入粟佐賑率以百金爲限生員入太學童生入府縣學生員本由考取其文義可無論童生則學道課試之其間才質可造者克附學生其次克青衣生教之三年俟成章而列于附學又其次克社學生教之六年俟成章而列于附學非有罪勿黜革此令一下百里之邑旬日之間

可致穀粟萬餘石惠活災黎無筭勸誘之方莫易于此子以爲可乎曰可也在昔宋大儒排釋老不遺力至于救荒給僧牒藉其資以賑貸則未嘗斥其非豈不以億萬生靈立而視其死且將陷入不軌苟可以救援之卽從俗不違恤耶况于名爲學校增廣生徒雖非卹惠之大經抑亦濟急之權術也然念標症補救之惟艱愈信病源療治之宜蚤補偏續絕之劑暫用可耳豈堪屢試哉

救荒輸納說

陳惕菴先生著論謂歲荒富民輸賑者旌門蠲役則可若納粟入監是以名器假人也他年旱者丞簿高者別駕出本市官因官罔利貽害厲民豈治術乎其言似矣然昔者宋隆興中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著令凡出米賑濟者係崇尚風義與進納不同丘文莊深以爲是謂鬻爵非國家美事然用之于他則不可用之以救荒則是爲民恤災非利之也而文公朱子亦嘗上書宰相論荒政其一曰速行賞與激勵富室又曰國家官爵布滿天下上自報政

逸山集 卷四 十四
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結交附
托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杖節
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
此廸功文學較尉數十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愚不知其
爲何說也觀此而名器之疑可釋矣且國家取士取其德
與才耳彼既有惠民之實德矣酬以一官庸何傷至若服
官以後因官罔利自有考功之法在奚早慮爲如曰不然
則凡以科目舉者以恩蔭進者其能悉保不爲民厲耶

阜俗說

弘治中從都御史林俊請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
塚名阜俗三義得旌門夫三義非他蓋卽周禮孝友睦姻
任恤之遺古先王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僅以表門示
旌似非所以勸善而廣化也在宋皇佑中韓魏公請置廣
惠倉每千戶以租百石爲率蓋惟恤其斃獨無告者故百
石而足又其租取之戶絕田俱官自經畫故不得不儉于
百石耳有如千戶之鄉幸而有敦本尙義而力又足以勝
任者次第營置千石租產永爲一鄉公儲歲收其息以十

之四周惠族黨以次及于閭里之孤寡老疾者窮阨無以
自存者力不足以給婚喪具脩脯者以十之二做社倉成
法夏貸冬收通融補濟于青黃不接之時而以十之四節
財以待水旱凶稜有餘則增益膏腴又以暇日寓鄉約讀
法之意于其間庶幾天變無虞人力有脩葺凌可息禮教
可興誠得如是之人大縣三四十輩中縣二十餘輩小縣
十餘輩奚難胥天下而臻于仁壽乎宰世者誠本周禮賓
興遺意俟有其人不吝高爵以風勸之其或才德優長則
立舉而列之于華要次亦量能榮以一職又或錄其嗣人
肄之于太學於以鼓動義風猶桴鼓也不出數十年太和
元氣洋溢宇宙間矣

師說

或問嚴子曰聞聲而師古與曰否師者師其傳也某所有
賢者其人純德者也令聞者也然而勿習于其傳也勿謂
之師六藝之華三才之奧親指授之凡益于已者謂之師
曰吾聞子之師楊子有諸曰然習其傳與曰否親授受與
曰否狀則曷爲乎師楊子曰予固言之矣凡益于已者謂
之師往予遊棘闈頗自奮有軼絕之志矜慎不苟發已而
憶時人所作鮮當意者惟楊子之篇爲近古指義以裏其
爲質篇體而加變焉而是時新安夫子方以興復古文爲已任閱

予卷則喟然曰大雅作矣卽晉江福清兩師亦謂是咸英之奏也不可以貳間曰疑與俗變勿類乃登俞子俞子予同業也故事兩闈前五人靡有同業者因相與惋惜而抑置五人已下三師所稱大雅及咸英之奏云云實指予卷中規摹楊子語也若是而禮于其廬以志疇昔一朝之益豈不可耶或又曰吾日者誦子之執矣庶幾哉卓自樹立者而曰青米于他氏是子之遜也曰不服予雖不襲楊子一字引之而發其誰曰非益已者人性陵上文爲甚旣祖其說已乃僞狀攻刺之雖柳曾之賢且不免予以爲害于道故勿爲也狀予聞楊子大誼焯焯言動有準足法又不惟其文詞壹稟于古昔矣

新齋說

張子登予郡之峴山慨然曰天下之道新而已矣此日之風雨非前日之風雨也此刻之晦暝非前刻之晦暝也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新之謂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新之謂歟逸山子曰雖然請循其本夫茂育大矣抑先師所以質無妄也川上之嘆浩浩淵淵矣而子程子以爲其要在慎獨也張子曰唯唯吾其以新名齋乎去吾之妄志與妄事則克慎者乎則日新者乎

單子澁字說

單生張子之門人名正質美好學以嚴子爲張子老友請
字于嚴子嚴子字之曰子澁請義嚴子曰詩云澁澁其汙
澁澁者清也道未有不清于始而克正其終者以吾所聞
曾孟而下道德如濂洛關閩文章如左史韓歐正矣朕使
其先之所以辯乎此者少有未清其能不惑于莊列之玄
虛荀楊之畸僻潘陸盧王之繁靡流宕而卓朕得其所歸
者蓋亦鮮矣單生乎亦清于其所辯哉抑唐之時有聞人
皇甫氏者厥名澁厥字持正適與單生相合皇甫氏嘗師

事韓文公其文學質行能守古法克自表樹此于厥名厥
字殆庶乎無愧作者亦其時風教下衰文公特起而倡率
之是故豪傑之士有所瞻仰感發而奮狀興起于其間也
吾非以皇甫晝單生亦欲其由此而進之與曾孟諸聖賢
並臻于盛大而又喜其遭遇名師爲得所依據蓋儼狀以
文公期張子矣

楚客說

楚之客閱覽而博辨西入秦值秦相妨侯用事力與賢士
爲仇候三年妨侯左倚柔容右陳麗舞倨坐召客廷立而
辱之客大喜退見秦王曰臣楚人也慕義而來候于妨侯
之門三年弗獲命及見又廷辱臣然臣竊自喜也王曰異
哉子所謂喜者客曰士者國之幹也大臣者集羣材以棟
天下者也今妨侯恃勢而崇傲靡曼在前而賢人在後士
不勝其憤將求其可以報怨者而陳力焉必入楚夫楚王
賢主昭陽賢相也及此時收天下之豪傑待時而動戮力

西向一舉而破咸陽再舉而虜王之
大臣辱王之宗廟麋鹿游于王之寢殿當是時楚威振于殊俗臣楚人也人各爲其主耳臣故喜秦王驚而起長跪謝客曰寡人之國不亡者如髮立誅妨侯而命以爲上相

賓說

延賓之家潔館宇盛威儀南面而奉之徵歌選舞薦旨陳芳肅如也翼如也賓亦隆貴矣哉然使爲賓者稍不嫻於度俯仰失節進退舛錯則竊笑之醉而呼鮮有應者已稍詬厲之則反唇而稽曰若豈我主乎駭而走矣嚴子曰嗚呼今舉天下皆賓也賓隱名存聲聞相冒梟蒙鸞翼以高翔石藉玉顏而待價華丹擾擾本色蕩然何異據賓席而叫囂狂走觀者掩口過之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悲夫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予懼夫賓之弱喪而不知歸也

作賓說

執政說

唐開元中執政驕悍操刀鋸以威天下粵之狂生聲其罪於廷執政憤然欲加之法客有笑于列者曰是奚足哉僕攝執事之威久矣堦除之下如妓者如婢者如兒子者如牛馬者如鷹者如蠅者非天子之公卿則其大夫士也粵生起田間不忘溝壑獨行扞當世之網彼誠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適貽諸嘉名非所以報怨而塞憤也公誠有憾于彼何不陽尊禮之祿以千鍾之粟崇以百司之長使天下賢人君子怒粵生名節掃地是非颺起唾罵無窮其

爲辱也大矣且夫易窮則變物盛而衰一旦風起塵合波濤翻湧主上痛在位者驕諂成風芟夷而剪伐之越生無所逃罪名掛奸人之籍而身膏斧蹟執事由是以報怨而塞憤不大愉快乎哉執政嘿然已而曰先生休矣

醫說

余覽誠意集載醫緩事其說未竟也因足之云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緩至曰病革矣必得代之赭荆之玉珣瓊之沙禺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鑿無間之珣玕琪合汞鉛而煉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王笑曰誠哉所謂醫緩矣醫緩曰不然智者治未病不治已病故曰有備無患夫苟脩之異時有病如太子者操而往蔑不濟矣且父母愛子必爲之計深遠

進山集 卷四 二十四
王何不求臣於未病而忽忽泄泄使有今日王誠天下之
緩君也臣緩乎哉

瞽說

嚴子邑中有瞽夫業卜筮智足以知禍福其說罔不應家
由是祿一日有肅而禱者問曰子何卜曰將以祈財瞽者
筮之曰吉無不利時哉不可失禱者謝之至中夜有盜數
輩排闥而進瞽者號泣求免盜叱曰頃者我謀於子子告
我曰無不利矣子術晷靈此言獨妄乎困辱百端負匱擔
囊而去由此言之智者盜之本也竭智於人者身之災也
向使瞽夫守其冥愚仰而視不知天地之異乎纖微放而
行不知九折之異乎安嚮逢人而嬉不知哀他之異乎姜

姬其爲恬暢怡快何極不務出此而勞思苦志召盜自殃亦不善用其短也夫

程